

江海春晓

林越
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说 明

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,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、知识出版社(沪),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,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。

许斌 耿来 关曙

主编

新书架丛书

江海春晓

林 越 著

出版:东方出版中心

开本:787×1092(毫米) 1/32

(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5) 印张:6

发行:东方出版中心

字数:120 千字

经销:新华书店

版次:199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刷: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

印数:1—1000

ISBN7—80627—093—0/I·9 定价:12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林越 现名冯刚，本名吴禧。江苏省南通市闸西乡福利村人，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生。一九四五年四月入伍，曾任市文化局长，市文联主席，市委文教部长，市政协副主席，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辽宁省诗词学会会员，营口市诗词学会顾问。著有长篇小说《白山风云》，以及《川江口》、《红岩村颂》等诗作。

内容提要

本书以抗日战争为背景，在江苏省中部地区，沙地人肌寒交迫，不堪地主庄园的残酷剥削而家破人亡。留下一名孤儿，过着流浪飘泊的生活。他参军以后，奋发图强，英勇杀敌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，成为我军一名优秀的战斗员的革命历程。在诈入敌巢，虎穴追踪里，情节曲折，惊险跌宕，再现了当年江海平原风起云涌的斗争场面。

在日寇惨无人道，疯狂进攻的时候，爱国的热血青年，为了争取自由，为了民族解放，表现了坚贞不屈，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，在反对敌伪的斗争中，献出了宝贵的青春。

作品在较大的历史容量中，生动塑造了富有个性的众多人物，反映了伟大的抗日斗争实践，有着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操，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教育和鼓舞。

同时，也描绘了南方水乡的民俗风情和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，读起来饶有趣味。

目 录

一	云台山的钟声	(1)
二	豪门之家	(4)
三	微波迭起	(11)
四	中世纪的庄园	(21)
五	沙地人的抗争	(36)
六	自古英雄出少年	(43)
七	乱世枭雄	(58)
八	敌伪合流	(76)
九	怒潮汹涌	(91)
十	火烧篱笆墙	(110)
十一	虎穴行踪	(125)
十二	侠女斗敌魔	(137)
十三	占领桥头堡	(147)
十四	逐鹿姑苏城	(158)
十五	大摆鸿门宴	(166)
十六	激流勇进	(171)
后记		(185)

一 云台山的钟声

茫茫雨丝，重重叠叠，蒙蒙胧胧，一派空灵净寂的景象。它流淌着苍天的恩泽，沐浴着山间的秀蕴。烟霏云敛，曼妙雨雾，浸润了几分神秘的色彩，恰似一幅浓重的水墨画。远处是一簇簇竹林，青翠挺拔，倩影婆娑，流动着淡雅高洁的气息，进入超凡脱俗的境界。秋风瑟瑟，它赋予落叶的内涵，给人以深远的思索，带来了金色的希冀，也增添了几多惆怅！夜半钟声，隐隐地从山寺中飘出，是那樣的深沉、浑厚、悠远。

天云路的一隅，散落的村廓中，一条小街排列着几家店铺。它的形成似乎与这个寺庙联系着，那里有香铺、泥塑、药店和饮食业等。每年的四月初八，游人云集，香火缭绕。时闻庙堂音乐，呈现了佛国圣地的气氛。

普济寺依山而建，从庙门到寺顶有三进院落，殿堂迭起，错落有致，古朴典雅，气势雄伟。

远远望去，林木葱笼，云山相映。山下是一弯碧水，环绕着山寺的周围，既是一座佛教建筑，又是一派园林风光。

古时云台山尚是长江边上的一座土墩，相传三国年间，东吴大司马吕岱，曾屯兵于此，“暮举火，昼举烟”，戎疆御敌，为国建功。因治业有方，深得孙权赏识，升任庐陵太守，后为迁安南将军。孙亮即位拜为大司马，九十六岁病死家中，葬于如皋县林梓高阳荡中。

当地有位陈姓莲女，聪颖智慧，月老未遇，天竹难合，直至暮年，尚未还愿，但积蓄甚丰，佛心所动，大发慈悲，

在烽火高墩上修建庙宇。前殿塑弥陀佛，正殿供奉观世音。

进得庙门，拾级上登，凭栏远眺，可望到全村景色，马路和河流在延伸，阡陌纵横，一片嫩绿。清明时节，微微细雨，缕缕轻风，消融了几多残冬的沉重，山上洁白的玉兰花竞相开放。

迳入后庭是一个平坦的场地，院中有两棵几人合抱的银杏树，由于历年雷击，遭到涂炭。它的外壳仍然欣欣向荣，保留了昔日的风采。在平台上矗立着高大的观音殿，它对整个寺院的建筑，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。

在大庙前殿一侧，供奉着张巡的塑像。他是江淮父老崇拜的偶像。他在唐代天宝年间，与叛军决战睢阳，为江北民众的安全，贡献了一切。他赤红的脸庞，威严庄重。左右排列着肃静回避的牌子，带有一种衙门的遗风。

在寺院的西厢里是阎王殿，排列着各种刑罚的塑像。当人们走进时，阴森可怖。

在庙的西侧，是寺院改建的学校，从山下向山上排列着。进门是一个天井，中间有集会大厅，山脚下是宽敞的操场，整个校舍与大庙紧紧连成一个古朴的建筑群。它是一座悠久的历史摇篮，曾经培养了一批有用的人才，为国家建设贡献了力量。

在云台山庙前有一个大影壁，可能是为了庙宇建筑上的需要而设立的。在影壁里边的平台山，匍伏着一只石兽，身上长着许多鳞纹，游人到此都要抚摸它，看看它的背上又长了多少鳞片，也别有一番情趣。

天云路从天生港开始，向北伸展，南来北往，络绎不绝。每逢客轮到达天生港时，是一片繁华景象。因为从申城

来的人都要采购当地的土产品。特别是三黄鸡、螃蟹、刀鱼之类的东西，带回去赠送亲友或转手卖出，增加一些收入。

在这条路上常有打工往返的民夫，他们是从盐阜地区去到申城谋生的，那里的老虎灶、杂工、苦力等下层的体力劳动，都由他们来承担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市民阶层。这些活计自然是笨重和肮脏的。他们只要能维持生计，剩余几个钱带回家去，那就知足了。

从外表来看，形体消瘦，面色焦黄，显然营养不足的。衣衫褴褛，没有什么积蓄。有的提着一个竹篮，有的肩挑一副破旧的衣箱，在泥沙飞扬的公路上跋涉。由于长年劳作，步行也是能适应的，不感到太大的辛劳。

他们的行列中共同的特点，年长半百居多，很少有妇孺同行的。年轻人也很少见到的。这种职业虽然低下，但在那个繁华都市生活中，却离不开他们，给他们起了一个美名“江北人”，是一伙穷苦的劳动群像。

但是在这些人当中，也有发了财的，由于小本经营发展为资本拥有者，所以对他们的称呼就不同了，称为“江北佬”了。这种称呼并不是抬高了身价，而是带有一种贬低的味道，似乎说他们出身微贱，淳朴粗犷、头脑不灵。他们常常是被敲竹杠和妓女猎取的对象。即便是这样，他们在申城尚占有一席之地。他们与宁波人，本土人，各占三分之一。

他们的业余爱好，在当地也有了一定的影响。如淮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的，成为申城一大剧种，可以和越剧、沪剧平分秋色的。淮剧是一个民间剧种，很有地方特色，听起来不但有生活气息，而且韵味很浓，为人们所喜爱。在这一点上与经济相比，还是不落后的。无论从唱腔、表演程式

上，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。

他们在路过云台山时，正是中午时光，需要歇脚，小憩一番。花四个铜板，买两个烧饼充饥，以便北行。有时下午到此，就在这里借宿了。在人生的旅途上奔波，他们是吃得苦的。在每个人的前额上留下了深深的岁月痕迹。

他们有的是从年青时出去打工，到了年老体衰，再返回故园，聊度晚年的。看样子很少有积蓄而衣锦还乡的，纯粹是一种人生最底层的苦力而已。焦二就是这一类的代表。

有的属于中年，家有妻儿老小，惦念着家园，几年之间攒点路费，才能回到遥远的故乡，共叙天伦之乐！

他们艰难地走在大路上，和挣扎在田间的农夫们，别无两样，一样辛勤，一样劳累。不同的是没有离开家乡，和亲人们在一起依偎着，忍受着灾荒的煎熬。

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是共同的。同样受着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。世代在死亡线上没有翻过身来，他们在外边看到另一个世界，可能受到一些启示。大都会里劳动人民的罢工，曾震撼过他们的心灵，认为剥削是不合理的，但又无力起来反抗，往往从贫富的宿命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。

二 豪门之家

在云台山有一个地主庄园，这个宅子是三进式的，外边是高高的花墙围着的。他既有地租收入，又开了一个木行。在城里有住宅，有时到那里去消闲。

这个庄园主名叫阎根尧，常年在外经商，妻子陈曼玖成为一家之主。生有四个儿子。老大阎玉丰稍有文化，懂得一

些四书五经，协助老母管理家务。老二阎玉坤长得矮胖，鼻子上架起一副金丝眼镜，为人滑稽，有一个经济脑瓜，懂得一些生意经。妻子黄湘君妖艳风流，很倾向于性解放，在社交上是老二的得力助手。有时偶尔透露老二小器，表示了一种遗憾的样子。

老三阎玉儒在城里师范毕业后当了几年教师，又跑到安庆做生意，他这种人很难混下去，买卖蚀了本，没有办法回到家了。

老四阎玉川靠着祖辈家产，不务正业，任意挥霍。妻子谷静波长得齐正，出入于社会上层之间，后来中道衰落二人步入瘾君子的行列，以出卖自己的家当，来维持麻醉的生活。

胡德成常去阎家帮助料理家务，陈曼玖看他处事通达有了一些好感。由于内心寂寞，逐渐升华了感情，避人耳目，干了一些私通的事。以后由管家升为代理人了。

阎根尧在申城经商，开了一个商行，经营杂货生意，收入可观。雇有伙计，内柜外柜，分工明细，听他一人摆布，可以说是得心应手，无后顾之忧。每逢年节除得到的薪金之外，加倍发给赏金，对个别人还暗中发给红包。在商行中颇有一番经营之道，深得伙计们的欢心，为大家所夸口。这样买卖越做越兴旺，路子也越来越宽了。可以称得上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财源茂盛达三江了。

时间长了，为了经营起见，他物色了一个经理来经营商业。这样腾出手来谋划事宜。并且可以潇洒一番，整天泡在妓院里，消磨时光。

对家中的事很少过问，他认为靠地租只是一个方面，他

往往受着年成丰歉的影响，收入是没有保证的，不如在外经商，看清行市，一锤打响，可以挣得很多钱，多少年也花不了的。以这种资本再在村里买地置田，这就是狮子滚绣球，越滚越大了。

这两个聚宝盆，一个也不能丢，他是互为作用的。他知道土地是剥削农民的基业，而经商则是挥之即来的聚宝盆，任何地主都有这样的发财之道的。

他对陈曼玖早已置之度外了，认为人老珠黄，没有什么留恋之处，比其妓女来，大为逊色，无处可比的。

他在回来之时也体察了几分，胡德成超出了管家的范畴，深得陈曼玖的赏识。

他不管戴什么帽子，只要逍遥自在就行了，互不干涉和平相处，这样也不伤和气，对家业发达也不受影响。

陈曼玖平时是不让人的，无理非占三分。她眼看这个情形也就如此罢了，家有一个代理人，也就凑合了。作为女人就是这样的，何况又是一个富婆呢！有了钱比什么都好，七情六欲什么都有，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，虽然受点委屈，也是无能为力的。在为陈曼玖庆祝五十大寿时，为什么阎老财没有回来操办呢？人们感到奇怪。相反胡总管跑前跑后，却成为代理一切了。本来家有儿女，应该商量办事，无论办寿规格、邀请人数，宴席档次，开支预算，几个儿子不得而知，都是胡总管一人说了算，目中无人的。

老二生性傲慢，非常生气，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，你是外姓人，跑到阎家指手划脚干什么？

老二当面毫不客气的指问他。

“你是干吗的，有什么资格来操办这个大事？”

这样把胡总管问的目瞪口呆，好一阵子才说出话来：“我是你家总管，什么都得管，怎么就不能管大事呢？”

陈曼玖在旁插了嘴：“怎么的？我交办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，你父亲又不回来，谁去办呢？”

老二一听总管的后台出来了，显然不是一般关系了。当儿子的什么也管不着，只有听喝了。他又想到这是老娘五十大寿，真闹出事来，给人笑话，不如忍气吞声了。

那几个兄弟看到这个情景，也不好去争论了。老二的脾气都没有争将过来，我们上去有什么用呢？尤其老三、老四心有余悸更没有法子了。

阎玉丰作为老大很不甘心，我是兄弟之中长房是有发言权的。老爹不在我要参与其事的，怎么家中的寿诞之事，一概不知是何道理？老母未免太霸道了。他特别憎恨那个管家胡德成，他要独占鳌头，一统天下，那还了得，自己在脑子里反复地思索着。

他又想到在母亲大人寿辰之时，弄得不欢而散，那也不值得。因此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，设法劝说母亲，能宽容大度，要为儿女着想，重温庄园祖宗遗训，他特别提到阎家门风等等，老母虽然一意孤行，但也不得不考虑列祖列宗，以及子嗣延续的种种问题。

陈曼玖想到这种现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他要留一手为将来着想，一旦阎根尧打回老家来，将如何处理。不但尴尬而且不好收拾，对于一家之主的地位，难以维持，更不能延续到四世同堂了。

她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办法，既是一种让步，也是一种补救的措施，把四个儿子找了过来，征求大家的意见，如何为

老娘祝寿。七嘴八舌的议论一番，我看还是由胡管家讲一下计划安排。

胡德成显得局促不安、生怕丢了面子。看看陈婆在撑腰，大胆的说了出来。兄弟们认为祝寿的时间短了些，邀请的人少了点，宴席的标准低了些。

陈氏当即表了态，我看可以考虑大家意见，适当的变动一下，无关大局，我家有钱，人可多来些，酒菜可以丰盛点。至于祝寿时间看情况再定吧：反正一天不行，二、三天也可以的，一定要福寿绵长，人财兴旺才是。

这样一来，双方得到了和平解决，陈婆春风得意，大总管也出了一口气，把这个艰难的场面闯过来了。

他私下对陈婆说，你真是大福大寿，佩服、佩服，把我解救了。

眼下尖锐的矛盾缓和了，紧张的空气消除了，看来这个大总管没有旁落，但事情的发展是难以预料的。

陈曼玖五十大寿时，全家筹备祝寿事宜。

在大堂里挂着一幅耀人的金色大寿字，绯红的绸缎衬在后面，显得富贵延年。佛堂里点着檀香，烟气缭绕，陈氏手持佛珠念念有词，带有一种老佛爷的样子。

这天，城乡要人、至亲好友均应邀出席。种田的佃户虽不属约请之列，但也闻风而来，企求得到一些恩赐。王世穷和穷哥们农忙之中抽出空来拣了一件干净的衣裳，前去拜寿，好容易看到陈氏奶奶一眼，悄悄地跑到堆房里去了，因为客厅里没有他们的席位，怕影响她的寿气。

这个寿庆办了三天，其规模超过寻常百姓家。大门口设有乐队，在宾客到来时，响起了阵阵合奏，增添了寿庆的气

氛。主人听了也是高兴得很。陈曼玖在客厅里忙个不停。在红木长座上接待客人，显得雍容华贵，福寿双全。她脸上露出了一点平日难见的笑容。

胡德成对这个华诞之日，更是锦上添花，不遗余力。他这种殷切献媚颇得陈氏出自内心的欢欣，从而进一步使他这个身份公开化、合法化。大家对这个胡大爷也刮目相看，连他自己也显得矜持而飘飘然了。

各界显贵要人来临时，祝寿声、喧闹声、吆喝声，响成一片，很难分辨是一种祥和之音。

宾客落座后，寿筵宣布开始，声乐齐鸣，山珍海味，水陆并陈。觥筹交错，杯盘狼籍，一饮而尽。

庭院里的鞭炮声，夹杂着阵阵巨响。它震动了庄园的沉寂，预示着封建统治的摇摇欲坠，前程渺茫！

在宾客之中引人注目的是守望所的弟兄们，穿着灰色军装，出现在祝寿的行列里，增加了某些威严的气氛。这个守望所是老财们雇用的武装人员，他们是地方保安的一部分。他们以一个班的士兵，常年驻扎在这里，担负着一方土地的巡逻治安之事。他自然成了地主老财的保护伞，可以震慑土匪盗贼的骚扰，使得有钱人高枕无忧了。

钱所长带领一班武装，颇得陈家的青睐与信赖。在这次寿诞时，也表现了一种特殊的祝贺，大厅里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，表现了一种欢迎和期待，他们感到承受这种礼遇，也心安理得了。

夜晚是祝寿活动的高潮，在庄园里举行了堂会，请来了京剧名伶莅临献艺。粉墨登场，琴声悦耳。唱的是龙凤呈祥，宾客为之助兴叫好。

陈氏及其亲属，身在其中，悠然自得，频频点头，向大家示意。她想通过祝寿，定能长命百岁的，自己的福份是命中注定的。至于兴亡得失，她是顾及不到了。在得意之时，她问起同座的胡德成：

“我能延年益寿么？”

“一定、一定，寿比南山，福如东海！”

立刻响起了咯咯的笑声。

突然间，爆竹震耳，烟火升天。庄园里展现了空前盛况。外边的农民也涌了进来。王世穷带着庆儿、奎儿观看节目。他们眼看着烟火，耳听着爆竹声，心里却想这种豪华来自何处？咱们的一年劳动不得温饱，而劳动果实作为地租都交给他们了，这是什么道理？

他们望着这个情景，有些发呆了，脑子里划着一个莫大的问号，为什么？

深夜；人流渐渐散去，烟火在夜空中熄灭。大戏也接近了尾声，庄园的喧闹气氛也随之消失。

夜阑人静，庄园依旧，逐渐恢复了往日的面貌。夜色笼罩着荣华的瞬间，陈氏望着外边是漆黑一片，她思忖着这是一个什么世界？

值此良辰佳日，她虽然内心矛盾，但要及时行乐，不能错过。她反复琢磨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说法，沉缅于醉生梦死之中。她感到大管家已成为她的心上人，伴随着她，作为女人她已感到心满意足。

庄园的娘子们虽然没有公开参与的权利，而背后却窃窃私语的。有时还表现了叽叽喳喳。庄园里的事要想瞒过她们很不容易。她们可以从眼色中猜透人家的心思，至于举止行

为她们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

这班娘子特别对于男女之间的事，更富有敏感了。有时成了中心话题。议论得最多的也是这性爱问题。

老太太的事很想瞒过他们，平时装模作样，以为人家不会知道，事实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聪明反为聪明误。从老太太的妖艳妩媚的样子，平时和大管家的出出进进轻轻耳语，都能从和风中传了出来。

按理说儿媳妇不该议论婆婆的事，但出于女人的嫉妒，本能地流露出来。加上陈氏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，使她们看出纯粹一种假仁假义的谎话，从心里就没有折服，只是表面应付而已。

她们知道偌大的庄园，公公在外头经商，婆婆成为一家之主，理应以身垂范，身体力行。恰恰相反，大管家却成为代理人了。感情默契，形影不离。有失阎家门风为众人所嘲笑，作为晚辈的也会失去光彩。她们认为在这个封建家庭中，也许是这样的，由不理解而理解了，由看不惯而习以为常了。

三 微波迭起

在四个媳妇中各有特点，具备女性不同风韵，这是老太太在儿子婚前经过反复挑选的，除门当户对，拥有资产以外，更主要是容貌长相了。

大媳妇范裴卿长的秀丽端庄，有点文化素养，可与老大相匹配。三媳妇申惠林眉清目秀，但不事修饰。四媳妇谷静波虽属苗条倩女，但不拘小节。唯有二媳妇黄湘君具有大家

风范，打扮时髦，口齿流利，长于交际，是媳妇中的佼佼者，平时对老人毕躬毕敬，深得公公的赏识，并在不同场合中给予夸口，从而黄湘君成为庄园的一枝花。由于擅长甜言蜜语，是阎根尧的一个红人。

在办理老婆婆的祝寿的前前后后，出现的种种迹象。黄湘君进行了精细入微的观察，并一一记入心间。她所以这样做，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，这和她所处地位有着直接关系，他为取得老公公的欢心，加倍的卖力，注视动向，力争做到不挂一漏万的。

他这样做，矛盾是对着老婆婆的，其作用在公媳之间披上了一层微妙的雾纱。她回想着过去，想象着未来，企图在庄园中占有一席之地，达到其狂妄野心的目的。

这个在人们目光中似乎还没有看清这一点，只认为她有一套手腕，阿谀奉承罢了。

在祝寿不久，她便匆匆地跑到申城去，怀着一腔的愤懑，来到公公的商行。

阎根尧见到大媳妇来到申城，心中非常高兴。本来烦忙的业务不得不停了下来，热情地接待她。

黄湘君看着公公忙碌的样子，身边又没有人照料，深表同情。问问饮食起居，问问营业状况，以示关怀。使他心中感到格外温馨，疲乏的身躯有了几分活力，胜似青春宝的作用。

接着阎根尧打听了家中的情况，带有一种牵挂而又耽心的表情。这是媳妇早已预料到的事情，也是借着这个机会，去挑拨一下他们之间关系。

黄湘君首先谈了大管家滥用职权的情况。王家的地租，